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十二樓
第二十五回 十疊樓第二 逞雄威檀郎施毒手 忍奇痛石女破天荒

卻說姚家的轎子送了一個回去，就抬了一個轉來。兩家都顧惜名聲，不肯使人知道。只見這個女子與前面那位新人雖是一母所生，卻有妍媸粗細之別，面容舉止總與阿姊不同。只有一件放心，料想一門之中生不出兩個石女。姚子○回家的時節，已是一更多天，又吃得茂？爛醉，倒在牙牀就昏昏地睡去，睡到半夜還不醒，那女子坐不過，也只得和衣睡倒。

姚子○到酒醒之後，少不得要動彈起來，還只說這位新人就是昨夜的石女，替她脫了衣裳，就去抓尋舊路。當不得這個女子只管掉過身來，一味舍前而顧後。姚子○伸手一摸，又驚又喜：喜則喜其原該如是，驚則驚其昨夜不然。酒醒興發之際，不暇問其所以然，且做一會楚襄王，只當在夢裡交歡，不管她是真是假。及至到雲收雨散之後，問她這混沌之物忽然開關的來由，那女子說明就裡，方才知換了一個。夜深燈滅之後，不知面容好歹，只把她肌膚一摸，覺得粗糙異常，早有三分不中意了。及至天明之後，再把面龐一看，就愈加憎惡起來，說：

「昨日那一個雖是廢人，還盡有看相。另娶一房生子，把她留在家中，當做個畫中之人，不時看看也好。為什麼丟了至美，換了個至惡的回來？用又不中用，看又不中看，豈不令人悔死！」

終日抱怨父母，聒絮不了。

不想這位女子，過了幾日又露出一樁破相來，更使人容納她不得。姚子成親之後，覺得錦衾繡幔之中，不時有些穢氣。

初到那幾夜，虧他○驕薰蘭，還掩飾過了。到後來日甚一日，不能禁止。原來這個女子是有小遺病的，醒時再不小解，一到睡去之後，就要撒起尿來。這雖是婦人的賤相，卻也是天意使然，與石女賦形不開混沌者無異。姚子○睡到半夜，不覺陸地生波，枕席之上忽然長起潮汛來，由淺而深，幾幾乎有中原陸沉之懼。直到他盈科而進，將入鼻孔，聞香泉而溯其源，才曉得是髒山腹海中所出。就狂呼大叫，走下牀來，喚醒爺娘，埋怨個不了，逼他：「速速遣回，依舊取石女來還我！」爺娘氣憤不過，等到天明，又喚媒人來商議。媒人道：「早說幾日也好。那個石女，早有人要她，因與府上聯姻，所以不敢別許。

自你發回之後，不上一兩日，就打發出門去了。如今還有個長的在家，與石女的面容大同小異，兩個並在一處，一時辨不出來。你前日只該換長，不該換幼。如今換過一次，難道又好再換不成？」姚子○的父親道：「那也顧他不得，一鋤頭也是動土，兩鋤頭也是動土，有心行一番霸道，不怕他不依。他若推三阻四，我就除了狀詞不告，也有別樣法子處他。只怕他承當不起！」媒人沒奈何，只得又去傳說。那家再三不步，說：

「他換去之後，少不得又要退來，不如不換的好。」媒人說以利害，又說：「事不過三，哪有再退之理。」那家執拗不過，只得應許。

姚子○的父母因兒子立定主意只要石女，不要別人，又聞得她面貌相似，就在兒子面前不說長女代換的緣故，使他初見的時節認不出來，直到上牀之後才知就裡，自然喜出望外。不想果應其言。

姚子○一見此女，只道與故人相會，快樂非常。這位女子又喜得不怕新郎，與他一見如故。所以未寢之先，一毫也認不出來。直到解帶寬裳之後，黏肌貼肉之時，摸著那件東西，又不似從前混沌，方才驚駭起來，問她所以然的緣故。此女說出情由，才曉得不是本人，又換了一副形體。就喜歡不過，與她顛鸞倒鳳起來，竭盡生平之樂。此女肌體之溫柔，性情之嫵媚，與石女纖毫無異，盡多了一件至寶。只是行樂的時節，兩下摟抱起來，覺得那副楊柳腰肢，比初次的新人大了一倍；而所御之下體，又與第二番的幼女不同，竟像輕車熟路一般，毫不費力。只說她體隨年長，量逐時寬，所以如此。誰想做女兒的時節，就被人破了元身，不但含苞盡裂，葢鎖重開，連那風流種子已下在女腹之中，進門的時節已有五個月的私孕了。但凡女子懷胎，五月之前，還看不出，交到六個月上，就漸漸地粗壯起來，一日大似一日，哪裡瞞得到底。

姚子○知覺之後，一家之人也都看出破綻來。再過幾時，連鄰里鄉黨之中都傳播開去。姚氏父子都是極做體面的人，平日要開口說人，怎肯留個孽障在家，做了終身的話柄？以前暗中兌換，如今倒要明做出來，使人知道，好洗去這段羞慚。就寫下休書，喚了轎子，將此女發回母家，替兒子別行擇配。

誰想他姻緣蹉跎，命運乖張，娶來的女子，不是前生的孽障，就是今世的冤家；容顏醜陋、性體愚頑都不必講起，又且一來就病，一病就死，極長壽的也過不到半年之外。只有一位佳人，生得極聰明、極豔麗，是個財主的偏房，大娘吃醋不過，硬遣出門。正在交杯合盞之後，兩個將要上牀，不想媒人領著賣主，帶了原聘上門，要取她回去。只因此女出門之後，那財主不能割捨，竟與妻子拼命，被眾人苦勸，許她贖取回去，各宅而居。所以賣聘上門，取回原妾；不然定要經官告理，說他倚了衙門的勢，強佔民間妻小。姚家無可奈何，只得受了聘金，把原妾交還他去。姚子○的衣裳已脫，褲帶已解，正要打點行房，不想新人奪了去，急得他慾火如焚，只要尋死。

等到三年之後，已做了九次新郎，不曾有一番著實。他父子二人無所歸咎，只說這座樓房起得不好，被工匠使了暗計，所以如此。要拆去十疊樓，重新造過。

姚子○有個母舅，叫做郭從古，是個積年的老吏，與他父親同在衙門。一日商量及此，郭從古道：「請問『十疊樓』三字是何人題寫，你難道忘記了麼？仙人取名之意，眼見得驗在下遭。十次合盞，如今做過九次，再做一次就完了匾上的數目，自然夫妻偕老，再無意外之事了。」姚氏父子聽了這句說話，不覺豁然大悟，說：「本處的親事都做厭了，這番做親，須要到他州外縣去娶。」郭從古道：「我如今奉差下省，西子湖頭必多美色，何不教外甥隨我下去，選個中意的回來。」姚子○道：「此時宗師按臨，正要歲考，做秀才的出去不得。母舅最有力，何不替我選擇一個，便船帶回與我成親就是。」郭從古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姚氏父子就備了聘禮與釵釧衣服之類，與他帶了隨身。自去之後，就終日盼望佳人，祈求好事。

姚子○到了此時，也是餓得腸枯、急得火出的時候了，無論娶來的新人才貌俱佳、德容兼美，就遇著個將就女子，只要胯間有縫，肚裡無胎，下得人種進去，生得兒子出來，夜間不遺小便，過得幾年才死，就是一樁好事了。不想郭從古未曾到家，先有書來報喜，說替他娶了一個，竟是天下無雙、人間少二的女子。姚子○得了此信，驚喜欲狂。及至仙舟已到，把新人抬上岸來，到拜堂合盞之後，揭起紗籠一看，又是一樁詫事！

原來這位新人不是別人，就是開手成親的石女。只因少了那件東西，被人推來攘去，沒有一家肯要，直從溫州賣到杭城，換了一二十次的售主。郭從古雖係至親，當日不曾見過，所以看了面容極其贊賞，替他娶回來；又不曾做爬灰老子，如何知道下面的虛實？姚子○見了，一喜一憂。喜則喜其得遇故人，不負從前之約；憂則憂其有名無實，究竟於正事無乾。

姚氏父子與郭從古坐在一處，大家議論道：「這等看起來，醉仙所題之字，依舊不驗了。第十次做親，又遇著這個女子，少不得還要另娶。無論娶來的人好與不好，就使白髮齊眉，也做了十一次新郎，與『十疊』二字不相合了。叫做什麼神仙，使人那般敬信！」大家猜疑了一會，並無分解。

卻說姚子○當夜入房，雖然心事不佳，少不得摟了新人，與她重溫舊好。一連過了幾夜，兩下情濃，都有個開交不得之意。

男子興發的時節，雖不能大暢懷來，還虧他有條後路，可以暫行寬解，婦人動了欲心，無由發洩，真是求死不得，欲活不能，說不出那種苦楚。不想把滿身的慾火合來聚在一處，竟在兩胯之間生起一個大毒，名為「騎馬癰」。其實是情興變成的膿血。

腫了幾日，忽然潰爛起來，任你神丹妙藥，再醫不好。一夜，夫妻兩口摟作一團，卻好男子的情根對著婦人的患處，兩下忘其所以，竟把偶然的缺陷認做生就的空虛，就在毒瘡裡面摩疼擦癢起來。在男子心上，一向見她無門可入，如今喜得天假以緣，況她

這場疾病原是由此而起，要把玉杵當了刀圭，做個以毒攻毒；在女子心上，一向愛他情性風流，自愧茅塞不開，使英雄無用武之地，也巴不得以竇為門，使他乘虛而入，與其熬癢而生，倒個若忍痛而死，所以任他衝突，並不阻撓。不想這番奇苦，倒受得有功，一痛之後，就覺得苦盡甘來，焦頭爛額之中，一般有肆意銷魂之樂。這夫妻兩口得了這一次甜頭，就想時時取樂，刻刻追歡。知道這番舉動是瞞著造物做的，好事無多，佳期有限，一到毒瘡收口之後，依舊閉了元關，陰自陰而陽自陽，再要想做坎離交蕪之事就不能夠了。兩下各許願心，只保佑這個毒瘡多害幾時，急切不要收口。

卻也古怪，又不知是天從人願，又不知是人合天心，這個知趣的毒瘡竟替她害了一生，到底不曾合縫。這是什麼緣故？

要曉得這個女子，原是有人道的，想是因她孽障未消，該受這幾年的磨劫，所以造物弄巧，使她虛其中而實其外，將這件妙物隱在皮肉之中，不能夠出頭露面。到此時魔星將退，忽然生起毒來，只當替她揭去封皮，現出人間的至寶，比世上不求而得與一求即得的更稀罕十倍。

這一男一女，只因受盡艱難，歷盡困苦，直到心灰意死之後，方才湊合起來，所以夫婦之情，真個是如膠似漆。不但男子畫眉，婦人舉案，到了疾病憂愁的時節，竟把夫妻變為父母，連那割股嘗藥、斑衣戲彩的事都做出來。